

(香港)

黃易

◎ 异侠系列之

大唐双龙传

廿六



黄易作品集
华艺出版

董易 作品集·异侠系列

大唐双龙传

第廿六册
四十七卷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唐双龙传/黄易著. -北京:华艺出版社, 1997. 10

ISBN 7-80039-754-8

I. 大… II. 黄… III. 长篇小说: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 (97) 第 22746 号

大唐双龙传

黄易 著

华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朝内南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

(邮码 100010 电话 64736751)

北京星月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186 印张 4770 千字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ISBN7-80039-754-8 I · 662

定价: 现廿六册 327.40 本册 8.80 元

第一章 不死七幻

旌旗蔽空下，王世充在一众同宗将领和追随他多年的心腹大将簇拥下，登上临时搭建位于皇城与宫城间的阅兵大广场南端、承天门外的木构帅台，亲自调兵遣将，颁授兵符帅印。广场上列阵参与誓师大典的过万郑军，全属王世充的亲兵，乃支持王世充帝权的核心力量，故人人士气高昂，战意甚浓。

文武百官，分立点将台两侧，足有三百余人。

寇仲在王玄恕引领下，来到张镇周和杨公卿之旁，主人对视苦笑，晓得在这样的情况下，刺杀王世充一事提也体提。

王玄恕安顿好寇仲后，到帅台另一边加入以王氏宗亲为主的行列去。

寇仲环目一扫，认识他的如田瓚、杨庆、郎奉、宋蒙秋等纷纷向他含笑致意；其他不认识者亦礼貌地向他颌首点头，显示他寇仲在王世充诸将中是无人不识和备受重视的人物。张镇周凑到他耳旁低声道：“誓师大典后，王世充会立即发军慈润，我们须另寻机会。”

广场上虽聚集过万人，却是鸦雀无声，气氛庄严肃穆。

寇仲凝望台上安坐龙椅的王世充，身后站著十多名亲卫高手，贵为太子的王玄应立在他右侧，讶道：“王世充在等甚么？”

张镇周答道：“他在等良辰吉时。”

话犹未已，承天门楼响起钟声，众将士同声呐喊，呼叫声浪直冲宫城上的晴空。

王世充志得意满的长身而起，举起双手，待将士欢呼声逐渐敛收，才高声陈辞道：“自隋室倾覆，唐起关中，郑帝河南，我王世充从没有北侵之意，现今李渊命次子世民来犯，欲毁我家园，实是欺人太甚之举。朕受禅登位……”接著是连串歌颂自己功德的好话。

寇仲听得直摇头，只是从王世充的开场白，便晓得他仍只是割据称雄的心态，比之李阀以一统天下为己任，明显给比下去。

再没听下去的兴趣，凑过去低问杨公卿道：“慈润形势如何？”

杨公卿亦压低声音道：“形势危急，李阀由秦叔宝和程知节率领的先头部队已抵新安，与罗士信的叛军会合，随时进军慈润。三人均曾为李密部将，合作上如鱼得水，罗士信又深明我军虚实，所以慈润这场硬仗绝不轻松。”

寇仲心中一阵难过，第一仗就要对上自己的朋友秦叔宝和程咬金，确是造化弄人。苦笑道：“罗士信好好的为何要叛郑投唐。至少该等郑国出师不利时方投降亦不嫌迟嘛！”

杨公卿无奈的道：“还不是王世充的多疑反覆累事，王世充本来对罗士信非常厚待，后来见李密其他将领亦纷纷来降，对罗士信不再重视，还下诏命罗士信回洛阳，摆明是要用其他将领代他镇守新安，罗士信遂一怒降唐，令慈涧陷于险境。”

此时王世充说话完毕，在王氏宗将带领下，郑军齐呼“我皇万岁！大郑必胜！”掩盖两人的对话。

分派军权和职份的重要时刻终于来临。

徐子陵终于明白“没有破绽的石之轩”是怎样的一回事。且切身体会到师妃暄千方百计阻止石之轩“复元”的苦心。

以前的石之轩身法归身法，不死印还不死印，两者只是互相配合；可是眼前的石之轩，阔别十五年的两种功法，终重新汇合，结成完美无缺的一个整体，再没有半点破绽瑕疵。

石之轩哑然失笑，似瞧不到徐子陵照面袭来的那一拳般，道：“子陵可知不死印其实只是一种高明的幻术。”

徐子陵心中叫苦，暗忖若连我这个与他多次交手的人，亦看不破他的幻术，其他人更是不行。

“邪王”石之轩仍是神态悠闲的立在距他半丈许近处，且似快被自己的拳劲在他脸上轰出个拳头般大的窟窿来，可是他却完全觑不到石之轩有何应变之道。

石之轩既在那里，也似不是在那里，正出入于有无之间，动中含静，静里生动。徐子陵完全把握不到他下一步的动向。

没有破绽的石之轩，就该是这个样子。

他这一拳再不敢用老，拳往后收，化为掌心向外，另一手移前会合，两手合拢作莲花状，然后十指波浪般抖动，活似新荷盛放，颇有像能将某种玄妙的奥理释放出来的秘异意态。

这朵以双手模拟出来的活莲花，本身亦是完美无瑕，可被视为他徐子陵式的不攻。

石之轩饶有兴致的审视徐子陵疑真疑假的莲花手印，动容道：“我从未想过可以这方法应付石某人的不死印，也令我生出妒才之心，怕终有一天你能成气候。子陵勿要怪我无情，我是别无选择。”

左手探前，以迅疾绝伦的手法在胸前连续画出近十个圆圈，大小不一，角度各异，古怪诡异至极点，登时气劲“环”空。

徐子陵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双目一眨不眨的盯着石之轩的动作，不敢有丝毫遗漏，微笑道：“那王若开始就这么坦白，岂非不用浪费那么多唇舌吗？”

石之轩洒然一笑，左手功成身退似的重收背盾，轮到右手撮指成刀，循著某玄异的路线灵蛇窜动般恰好穿过刚才虚画出来十多个气环每一个的核心，用劲神妙得教人难以相信。

如此奇招，徐子陵做梦亦未想过，十多个充满杀伤力的气环全给“挂”在石之轩的手腕处，右掌锋往徐子陵的莲花手印疾刺而来，取点是花蕊的正中心。

那是最强的一点，亦是最弱的一点。

徐子陵有十足把握可硬捱石之轩掌锋的戳击，却心知肚明无法应付继之而来十多个充满杀伤力的气环进袭，所以最强的一点，立即沦为最大的破绽弱点。

没有人比徐子陵更了解石之轩的厉害，他曾与之多次交锋，更曾旁观他全力应付师妃暄和祝玉妍的联攻，但那仍是有破绽的石之轩，不死印和幻魔身法尚未能如现在般水乳交融、浑然无间。

徐子陵两手分开，迅又合拢，当掌心相距约半尺时，左右掌心分别吐出一卷劲气，合而成螺旋的气球，往石之轩刺来的掌锋迎去。

这一下还是无计可施下硬被迫出来的。

“蓬！蓬！”气劲交击之声不绝如缕，石之轩掌锋的劲气首先将徐子陵震退三步，接著每一个气环，均把徐子陵冲得后退一步，徐子陵连续释放出十多团螺旋气球，挡到最后一个气环时，“砰”的一声背脊撞上厅内西壁，喉头一甜，猛地喷出一口鲜血。

石之轩出奇地没有乘胜追击，仰天笑道：“好！以圆破圆，亏你有此本领。我从噩梦苏醒过来后，已将毕生所学融汇囊括、化繁为简于七式之内，名之为‘不死七幻’，这是第一幻法‘以虚还实’，取其意而不重其实，千变万化，你能只伤不死，非常难得。”

徐子陵听得倒抽一口凉气，他的内伤经喷血减压后已大幅减轻，又凭长生气神奇的疗治，故仍能保持强大的战斗力。石之轩这番话传进耳内，却令他知道石之轩不但回复精神分裂前的原状，更作出突破，创出“不死七幻”的奇功。只是第一幻他便挡得这么辛苦，其他六幻他能凭甚么捱得过去？但又隐隐感到此为石之轩的心理战术，务要瓦解自己的斗志，若自己生出逃走之心，便正中其下怀。

他是绝跑不过石之轩的不死幻的。

石之轩看似从容潇洒，事实上他的劲气将他紧锁笼罩，且徐子陵更明白石之轩有“借气窥敌”的本领，自己体内任何真气变化，均瞒不过他，他徐子陵稍有异动，

不论反击或逃遁，只招来针对性的致命攻击。

不幸地他再不能从气劲接触中反窥对手动静，因为没有破绽的石之轩再无隙可寻，无虚可窥。

这种形势若不能改变，明年今日将是他的周年忌辰。

徐子陵情愿面对毕玄，也不愿对上石之轩。

倏忽间他把体内真气保持在绝对的静态，从容笑道：“邪王请赐招！”

石之轩露出讶色，皱眉道：“子陵高明之处，确大出我意料之外。唉！你可知我若不能一鼓作气，根本无法狠下心肠。”

劲气忽消。

徐子陵只觉虚虚荡荡，生出无处落实的难过感觉，心中叫糟，石之轩像从有转无，再从无转有般出现身前五尺许近处，右手探出中指，往他眉心点至。

短短的距离内，石之轩的手法却是变化万千，每一刹那都作著微妙精奇的改变，只要看不破其中任何一个变化，都是应指败亡的悲惨结局，且每一个变化都造成一个幻觉，令人再分不出甚么是真，甚么是假。

寇仲随杨公卿的队伍出发，开赴慈润。杨公卿本部有五千余人，都是追随他多年的子弟兵，即使以王世充对人的多疑，亦不敢动杨公卿这支部队，例如以别人取

代杨公卿等举措，因为那只会立即惹来兵变。杨公卿本是著名的起义军领袖，后来投诚王世充，故地位特殊。

这支训练有素，久经战阵的队伍驻扎在洛阳城西洛水东岸，寇仲和杨公卿两人轻骑出城，拔营起行，成为王世充开往慈涧的先锋军。张镇周则另有任务，被派往守慈涧以南的寿安。若慈涧失陷，寿安是最有可能被攻击的另一重镇。

王世充摆明在安抚这两位最重要的将领，明知两人交情甚笃，故将杨公卿安排在身旁，那张镇周若想反叛，亦须三思。他肯让寇仲与杨公卿一起上道，也是妙著，因为寇仲是绝不会向李世民投降的人，只是没想过杨公卿早暗里向寇仲称臣而已。

对兵权职份的分配，王世充仍是以本宗将领为主，外姓将领为辅。以楚王王世伟、太子王玄应、齐王王世恽、汉王王玄恕、鲁王王道衡五将镇守洛阳。

东线最重要的虎牢由荆王王行本负责，附近重要的城池则由杨庆守管州、魏陆守荣阳、王雄守郑阳、王要汉守汴州。这些将领大部份都是从旧隋随他过来的，又或与他有密切关系，例如杨庆的妻子是王世充的侄女。

另一个比较特别的安排是派魏王王弘烈往襄阳，与钱独关联合坚守这洛阳最南面的重镇，俾能与朱粲互相呼应。

其他有实力的大将如段达、单雄信、邓元真、陈楷、郭善才、跋野纲均被策封为各种衔头的大将军，由王世充统御出征。

更厉害的一着是王世充公布全军只有郎奉、宋蒙积和另一心腹将领张志奎是有资格为他传递诏令的使者。此著可见王世充的老谋深算，免去因手下叛变假传旨意之祸。

杨公卿乃精通兵法者，把五千军马分作前、中、后三军，互相呼应，又派快马先行，占领往慈涧沿途的掣高点，确保行军的安全。

寇仲与杨公卿在中军并骑而行，均有点意兴阑珊，没有谈笑的心情。

寇仲叹道：“杨公卿对王世充这人知得多少？”

杨公卿皱眉道：“你指那方面的事？”

寇仲望往前方看不到队头延绵不绝的兵马，沉声道：“我是指他的出身来历，他既是胡人，为何炀帝仍肯重用他？”

杨公卿道：“我不太清楚，只听人说过他奉姓支，属西域那一胡族恐怕没人晓得。他的老爹幼时随母嫁霸城王氏，故改姓王。至于炀帝为何会重用他，应与他拍马屁的工夫有关，对吗？”

寇仲听出他语气里对王世充的憎厌鄙视，叹道：“然

则杨公你为何肯为他效力呢？”

杨公卿脸色一沉，满怀感触的道：“他从前不是这个样子的，但自从斗垮独孤阀，更赶跑你，兼之大胜李密，便整个人都变了，且变得教人难以相信。若当年他就是如今这副嘴脸，我宁愿自尽亦不会降他。”

接著往寇仲瞧来，目光闪闪，压低声音道：“少帅不是说过要我尽量保存实力吗？”

寇仲暗吃一惊，低声道：“你不是想现在就掉头开溜吧？”

杨公卿道：“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少帅一言可决。”

寇仲的心脏“霍霍”跃动，又颓然摇头，道：“若我们这样开溜，保证张镇周第一个开城迎接唐军，而王世充则阵脚大乱，被李世民事势如破竹的席卷而来，那时我们的彭梁能捱得多久？”

杨公卿苦笑道：“我不是没想过这些问题，只是要我和众兄弟为王世充这卑鄙小人卖命，太不值得！”

寇仲摇头道：“我们不是为王世充，而是为自己的存亡奋斗。我有另一个较能兼顾杨公感受的提议：就是假设我们能把李世民迫回新安，我们便和王世充各行各路，如何？”

杨公卿淡淡道：“你到过慈涧吗？”

寇仲闻弦歌知雅意，骇然道：“慈涧不是洛阳南最重

要的军事重镇吗？”

杨公卿叹道：“王世充一直想联李渊对付窦建德，故把董淑妮嫁入关中作皇妃，又为表示友好，所以没有对慈涧大造防御工事。加强慈涧与诸城间的军防是破李密后的事，故此慈涧的城防远及不上虎牢、襄阳，比之你的彭梁城池也有不如，城周只十多里，处于丘陵平野之地，地无险可守。我们若要击退李世民，只能与他在城外决战。”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心忖今趟王世充能发往慈涧战场的军队，包括杨公卿的兵员在内，只在三万之数，其他人须驻守各战略要点，以应付李世民之外另四路军的威胁进犯。至此才深切体会到李世民用兵的高明，迫得王世充无法集中全力迎击他的主力。

杨公卿沉声道：“李世民天策府诸将悍勇无伦，所部玄甲铁骑虽只三千余人，却有‘天兵’之称，杂在唐军中往往能发挥出难以估计的突破力，薛举和刘武周均因此吃大亏。今趟慈涧之战李世民有压倒性的兵力，又因罗士信的投降而对慈涧和我方的形势了若指掌，且有新安作后援补充，少帅认为尚有多少成胜算？”

寇仲想起自己的凿穿战术，如让李世民的勇将天兵对王军来个凿穿，不但慈涧难保，三万大军能有多少人逃返洛阳亦成问题。

杨公卿续道：“所以若我们现在立即折往彭梁，再设法在李世民大军压境前先一步攻下江都，应是明智之举。”

寇仲呼吸沉重起来，好一会才断然道：“我们绝不能就这样放弃洛阳，因为那不但牵涉到巴蜀的未来动向，更令我生出不如李世民的心态。在我看来，洛阳之败太南可能是唯一使李世民吃败仗的机会，在形势危急下，我有把握说动窦建德南下来援，我的少帅军亦可藉机发挥作用。慈涧之战，我们不能退缩，否则退此一步，即无死所。我们要打的是损耗战，李世民劳师远征，无论补给如何完善，人总是会累的。我寇仲就以慈涧之战，向李世民证明我寇仲并非易与之辈。正世充不是封我作基么他娘的护驾军师吗？兵权虽欠奉，但在千军万马对垒沙场之际，那到他不听我的话。”

杨公卿仰天笑道：“好！一切就如少帅所言。你若与我想法相同，就不是名震天下无人不惧的寇少帅。”

第二章 死中求生

瞧著石之轩变化无穷的一指戳至，指风将池完全笼罩，其中气劲强弱分布又不断微妙改动，使人防不胜防，挡无可挡。徐子陵心中第廿个念头，是贴墙往横滑移开去，来个避之则吉。

可是石之轩接踵而来攻势如何应付？现在眼睁睁瞧著石之轩一指戳至，仍难以掌握其变化，何况于仓皇退避之时。

这些念头电光石火间在他心中掠过，徐子陵一掌劈出，角度亦不断变化，以应付石之轩鬼神莫测的玄妙手法。

表面看来两人似是旗鼓相当，但徐子陵却晓得是被石之轩牵著鼻子走，因为他每一个变化都是应石之轩新的变化而生，处于绝对的被动和下风。

眼看指掌交击，徐子陵想应变时，却喃喃道：“不容许”。

指尖扫打掌锋。

徐子陵如给万斤大铁锤重重一击，整条手臂自肩膊

以下立时麻木至不觉疼痛，至此始知石之轩这一指乃其全身魔功所聚，已硬给扫得贴墙往右直跌开去，喷出第二口鲜血。

徐子陵心知要糟，若依目前跌势，将没可能且更无力挡格石之轩的乘胜追击。人急智生下，忙逆转体内受石之轩指劲驱动的真气，竟贴墙上升，后脚猛撑，离墙斜冲上小厅主梁的位置。

石之轩运掌横劈，击在他刚才所立位置的空处，及墙而止，还保持那个姿势，怪异至极点，显是徐子陵此著大出他意料之外。

徐子陵连续三个翻腾，落往另一边墙的窗子前，背向石之轩。

每个翻腾，他体内长生气都运转一遍，疗治体内伤势，到足踏实地时，他右手回复感觉，阵阵发痛。

窗外阳光漫天，充满生气和光明，与厅内弥漫杀机的空间有如两个天地，对徐子陵更生出庞大的诱惑力。

若他穿窗逃逸，石之轩该不敢在通衢大道，众目睽睽下追杀他吧？

石之轩出奇地没有攻来，只凝视他自己劈空的右掌，哈哈笑道：“长江后浪推前浪，石某人想不认老也不行。子陵仍认为自己有胜算吗？”

说罢收回手掌，负手转身目光投往徐子陵临窗而立